

終使壽星之下照法命惟長道假人揚其在

大宋高僧傳第十七

孰七

茲矣近以提河水味轉不如前座像塵埋仍觀更沒大小乘之交惡上中下之相凌活寄

同奉

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贊字
左街相國寺講經論大德賜紫智翰

四邪行違七聚威儀既缺生善全齋謂律爲不急之文放僧落自由之地馬令脫轡象闕施鉤不習律儀難調象馬遂令教法日見凌

勑撰

護法篇第五附見十八人

朱義

夷短則行果微亡折則年齡減少合夫洪範

唐京師大莊嚴寺威秀傳一
唐京兆大興善寺復禮傳二

中凶短折也又曰慈父多敗子脫或翻惡歸

唐京兆魏國寺惠立傳三

善變犯成持或衆主之勸修或名師之訓導

周洛京佛授記寺玄巖傳四

假王臣之外護必法教之中興如是則同五

唐江陵府法明傳五

福中之一壽五考終命歟又曰嚴家無格虜

唐潤州石圮山神悟傳六

故云毗尼是正法之壽命焉此科所班乃是

十九末
卷六

唐金陵鐘山元崇傳七璿禪師

壽遠則昇仙故我世尊凡制一戒獲其十利

唐京兆安國寺利涉傳八

功德意在令正法久住耳

唐越州焦山大曇寺神邕傳九

唐朗州藥山惟儼傳十

唐京師章信寺崇惠傳十一

唐洛陽同德寺無名傳十二

大宋高僧傳卷第十六

號六

唐廬山歸宗寺智常傳十三

唐杭州千頃山楚南傳十四

唐南岳七寶臺寺玄泰傳十五

唐京兆福壽寺玄暢傳十六

後唐南嶽般舟道場惟勁傳十七

周洛京福先寺道丕傳十八

唐京師大莊嚴寺威秀傳

釋威秀不知何許人也博達多能講宣是務
志存負荷勇而有儀其於筆語掞張特推明

敏無何天皇即位龍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勅

勒僧道咸施俗拜時則僧徒惶惑罔知所裁
秀嗟教道之中微數君王之慢法乃上表稱

沙門不合拜徵引諸史爰歷累朝抑挫朝饑

發令夕又改圖皆非遠略也方引經律論以

爲量聚詞皆婉雅理必淵明如云故出室不

存家人之禮出俗無露處俗之儀其道顯然

百代不易之令典也表上勅百官集中臺都

議其事時朝宰五百三十九人請不拜三百

五十四人請拜時大帝至六月勅不拜君而
拜父母尋亦廢止秀之爲法寶謂忘身平抗
表之際當年四月二十一日也時京邑僧等
二百餘人往蓬萊宮申表上請時相謂秀等
曰勅令詳議拜否未定可待後集秀等乃退
於是大集西明寺相與謀議共投啓狀聞諸
卷七

達官貴戚若敕頭然時宣律師上雍州牧沛

王啓別上榮國太夫人啓等秀之批辭所謂

以身許法也

唐京兆大興善寺復禮傳

釋復禮京兆人也俗姓皇甫氏少出家住興
善寺性虛靜寡嗜欲遊心內典兼博玄儒尤

工賦諫善於著述俗流名士皆慕仰之三藏

地婆訶羅實叉難陀等譯大莊嚴華嚴等經

皆勑召禮令同翻譯續文藏義實屬斯人天

皇永隆二年辛巳因太子文學權無二述釋

典稽疑十條用以問禮請令釋滯遂爲答之

撰成三卷名曰十門辯惑論賓主酬答剖析

稽疑文出於智府義在於心外如斯答對堅

陣難摧赤旛曳而魔黨降天鼓鳴而脩羅退
權文學所舉稽疑數義也於餘則難在禮殊
易何邪蓋不知教有弛張文存權實謂爲矛
盾故行弔伐之師如小偏禪須請軍門之命
無二既披來論全釋舊疑乃復書云續晨光

之足鑿混沌之竅百年之疑一朝頓盡永蓮
覺路長悟迷源妄煩惱之薪餐涅槃之飯請
率斯語以卒餘年云此雖一時之解紛實爲
萬代之龜鑑也禮之義學時少比儻兼有文
集行於代加復深綜玄機特明心契作真妾
頌問天下學士擊和者數人嘗草堂宗密師

乳七

三

朱

銓擇臻極雅清涼澄觀得其旨趣若盧郎之
米粒矣餘未體禮師之見故唐之譯務禮爲
宗匠故惠立謂之譯主譯主之名起於禮矣
妙通五竺融貫三乘古今所推出罕倫匹其
論二軸編入藏酬外難之攻但用此之戈盾
也矣

唐京兆魏國寺惠立傳

釋惠立本名子立天皇改爲惠立俗姓趙氏
天水人也遠祖因官徙寓新平故爲幽人焉
爰祖及父俱馳高譽立即隋起居舍人司隸
從事毅之第三子也生而歧嶷有棄俗之志
年十五貞觀三年出家住幽州昭仁寺此寺

即破薛舉之戰場也立識敏才俊神清道邁
習林遠之高風有肇融之識量声譽聞徵勅
召充太慈恩寺翻經大德次補西明寺都維
那後授太原寺主旨降綸旨令維寺任天皇
之代以其博考儒釋雅著篇章妙辯雲飛益
思泉湧加以直詞正色不憚威嚴赴火蹈湯

無所屈撓頻召入內與黃冠對論皆愜帝旨
事在別傳立以玄奘法師求經印度若無紀
述季代罕聞遂撰慈恩三藏行傳未成而卒
後廣福寺沙門彥悰續而成之摠十卷故初
題云沙門惠立本釋彥悰纂是也立削藁云
畢慮遺諸美達叢譜地府歎莫得聞亦復臨

終令門侍揭以啓之將出乃即終焉初立見尚盤奉御呂才妾造釋因明圖注三卷非斥諸師正義立致書責之其警句有云奉御於俗事少閑遂謂真宗可了何異乎鼴鼠見金竈之堪涉乃言崑丘之非難蝶發覩棘林之易羅亦謂扶桑之可網不量涯分何殊此焉

才由茲而寢太常博士柳宣聞其事思乃歸信以書檄翻經僧衆云其外禦其侮釋門之季路也

唐洛京佛授記寺玄巖傳

釋玄巖俗姓杜氏幼入玄門纔通經法黃冠之侶推其明哲出類逸羣號杜乂鍊師方登

卷七

四

朱

極臻爲洛都大恒觀主遊心七略得理三玄道術之流推爲綱領天后心崇大法楊闡釋宗義悟其食蓼非甘却行遠舍願反初服嚮佛而歸遂懸求剃落詔許度之住佛授記寺尋爲寺都焉則知在草爲英在禽爲雄信有之矣續參翻譯悉彼宗之乖謬知正教之可

憑或問之曰子何信佛邪巖曰生死幾疾宜早圖之無令臨衝整轡中流竑櫓乎有若環車望斗効鬼求仙以此用心非究盡也乃造既正論一部指斥其失令歸正真施設主客問答極爲省要焉巖不知厥終

系曰知彼敵情資乎鄉導或入必爭之境免

書弗地之識又猶秉燭霄征便匪如人入闇歷聞玄巖曾寄黃冠熟其本教及歸釋族斥彼妾源不須四月而試之已納一城之款矣由是觀之脫有遁逆之者則曰吾當說汝真斯是之謂歟

唐江陵府法明傳

釋法明本荆楚人也博通經論外善羣書辯給如流戒範堅正中宗朝入長安遊訪諸高達適遇詔僧道定奪化胡成佛經真僞時盛集內殿百官侍聽諸高位龍象抗禦黃冠翻覆未安繰飯難定明初不預其選出場擅美問道流曰老子化胡成佛老子爲作漢語化

卷七

五

朱

爲作胡語化若漢語化胡胡即不解若胡語化此經到此土便須翻譯未審此經是何年月何朝代何人誦胡語何人筆受時道流絕救無對明由此公卿歎賞則神龍元年也其年九月十四日下勅曰仰所在官吏廢此僞方經刻石於洛京白馬寺以示將來勅曰朕叨居寶位惟新聞政再安宗社展恭禋之大禮降雷雨之鴻恩爰及緇黃兼申懲勸如聞天下諸道觀皆盡化胡成佛變相僧寺亦盡玄元之形兩教尊容二俱不可制到後限十日內並須除毀若故留仰當處官吏科違勅罪其化胡經累朝明勅禁斷近知在外仍頗流行自今後其諸部化胡經及諸記錄有化胡事並宜除削若有蓄者準勅科罪其月洛京大恒道觀主桓道彥等上表固執勅批曰朕以匪躬忝承不業雖撫寧多失而平恕實專矧夫三聖重光玄元統序豈忘老教偏意釋宗朕志欵還淳情存去僞理乘事舛者雖在

親而亦除義符名當者雖有怨而必錄頃以萬機餘暇略尋三教之文至於道德二篇妙絕希夷之境天竺有空二諦理祕真如之談莫不敷暢玄門闡揚至曠何假化胡之僞方盛老君之宗義有差違文無典故成佛則四人不同論弟子則多闇舛互尹喜既稱成佛已甚憑虛復云化作阿難更成烏舍鬼谷北郭之輩未踐中天舍利文殊之倫妄彰東土胡漢交雜年代亦乖履水而說涅槃曾無典據蹈火而談妙法有類俳優誑詐自彰寧類縷說經非老君所制毀之則匪曰孝衡文是鄙人所談除之則更彰先德來言雖切理實未安宜悉朕懷即斷來表明之口給當代無倫援護法門由之禦侮惡言不入耳其是之謂乎

系曰化胡經也二教不平其爭多矣無若法明一言蔽之設或凝神杼思久不可酬況復萬乘之前孰能卒對昔楊素見嵩陽觀畫化

魏七

胡素曰何不化胡成道而成佛乎道士無言
巍夫明之垂問義含兩意正爲化胡成佛旁
暨諸天仙言語與人不同天言傳授諸經是
誰辯譯其猶一箭射雙鳬又若一發兩獵之
謂歟

唐潤州石圮山神悟傳

釋神悟字通性隴西李氏之子其先屬西晉
版蕩遷家于吳之長水也世襲儒素幼爲諸
生及冠忽嬰惡疾有不可救之狀咎心補行
力將何施開元中詣溪光律師請耆戒之方
執門人之禮師示以遺業之教一曰理懺二
曰事懺此二者聖之所授行必有徵遂於善
提像前秉不屈之心爇難捐之指于時有異
光如月瞳朧紺宮極苦可以感神明至精可
以動天地蓋人之難事歟天寶四年受具足
戒身始披緇八年舉尤異行名隸于寺逮其
晚節益見苦心每置法華道場九旬入長行
禮念觀佛三昧於斯現前因語門人曰夫陰

薄日以何傷風運空而不動苟達於妄誰非
性也方結宇於勞勞山東中據石圮達分仙
徑諸猛獸馴於禪榻祥雲低於法堂中夜有
山神現形謂悟曰弟子即墮故新成侯曹世
安生爲列侯死典南嶺今師至止願以此地
永奉經行言訖隱而不見故吏部員外李華

七

殿中侍御史崔益同謁悟嘗問孔老聖教優
劣請陳題品對曰路伽邪典籍皆心外法味
之者勞而無證其猶澤朽思華乾池映月比
其釋教天何遠乎如是往復應答如流華益
拱手無以抗敵其扞護釋門疆場疇敢侵軼
乎華乃一代之文宗與蕭穎士齊名筆語過
之若此之儒孰能敵角也凡諸不逞之徒疑
經難法者悟必近取諸身遠喻於物如理答
酬無不垂頭搭翼者十年辛卯春寢疾加趺
坐而逝享齡六十三法臘二十六閻維之日
獲舍利五百餘粒珠顆累粲然在睞門人
湛一圓一等主之遷塔焉

唐金陵鐘山元崇傳

椿禪師

釋元崇俗姓王氏瑯琊臨沂人也晉丞相始興文獻公子薈之後自南朝淪廢出居句容祖祚已來非賢即哲崇幼而孤秀嶷若斷山心喻芙蓉形同玉潔風塵不雜立志夷肅時年十五奉道辭家負笈洞天餐霞卧雲師範

陶許精研妙句獨證微隱乃恐至理未融解腕方阻因歸心釋典大暢佛乘三教齊驅達心世表於是聲振吳越繙素異焉採訪使潤州刺史齊平陽公聞其行業虛佇久之適會恩制度人哀充舉首以開元末年因從瓦官寺臻禪師諮詢受心要日夜匪懈無忘請益臻公乃揣骨千里駿足可知因授深法崇靈臺虛徹可舍百神心鑑高懸塵無私隱既而聲價光遠物望所知金陵諸德請移所配棲霞寺春秋逾紀服勤道務彝倫有叙時衆是瞻至德初並謝絕人事杖錫去郡歷于上京徧奉明師棲心閑境罕交俗流遂入終南經衛

藏至白鹿下藍田於輞川得右丞王公維之別業松生石上水流松下王公焚香靜室與崇相遇神交中斷于時天地未泰狩狼構患朝賢國寶或在邁軸起居簫舍人昕與右丞諸公並碩學雄才尊儒重道偶茲一會抗論殊日鈎深索隱襟期許與王簫歎曰佛法有

朱
第七

八

朱

人不宜輕議也矣及言旋河洛登陟嵩少懷達磨之旨要得華嚴之會歸聲價漸高衣冠羨仰京師名德咸請住持志在無爲翛然不顧乃放浪人世追蹤道流考盤靈蹤遂東適吳越天台四明清心養素數年之後還想鐘山飛錫舊居考以雲房道俗咸喜玉反山輝大曆五年刺史南陽樊公雅好禪寂及屬縣行春順風稽首諮請道要益加師禮矣時道俗以爲此寺靈勝遊憩者多監主護持須選名德僉議無以易禪師者崇頻告辭懇苦衆咸再三事不獲已順受彌縫其閒摠二十年奉明師棲心閑境罕交俗流遂入終南經衛藉四方之財因道化之力樂檀要構丹艤日

新蓋存乎無爲無所不爲者也功成身退安禪高頂前後學徒詎可勝計至大曆十二年示疾言歸不加藥餌八月二日卒於山院春秋六十有五臨終命門人無令封樹弟子如泉澄添等奉全師教以其月八日瘞於攝山之陽依巖爲窟累石不磨不礱遵遺誥也崇

身長六尺儀表端肅望之儼然即之生畏意密情恕心和行高天姿龍象生此岐嶽享齡非永惜哉弟子等共建豐碑以紀化跡樹于寺之門首焉

唐京兆大安國寺利涉傳

釋利涉者本西域人也即大梵婆羅門之種

執七

九義

姓夙齡彊志機警溢倫宗黨之中推其達法欲遊震旦結侶東征至金梭嶺遇玄奘三藏行次相逢礼求奘度既而羣經衆論鑒竅通幽特爾遠塵歸乎正道非奘難其移轉矣奘門賢哲輻湊涉季孟於光寶之間其爲人也猶帛高座之放曠中宗最加欽重朝廷卿相

感義與遊開元中於安國寺講華嚴經四衆赴堂遲則無容膝之位矣檀施繁熾利動人心有潁陽人韋玎垂拱中中第調選河中府文學遷大理評事祕校見涉講筵幣帛堆積就乞選糧所獲末厭表請釋道二教定其勝負言釋道蠹政可除玄宗詔三教各選一百人都集內殿韋玎先陟高座挫葉靜能及空門思明例皆辯屈涉次登座解疑釋結臨敵有餘與韋往返百數千言條緒交亂相次抗之棼絲自理正直有歸涉重問韋曰子先登席可非主耶未審主人何姓玎曰姓韋涉將韋字爲韻揭調長吟偈詞曰我之佛法是無爲何故今朝得有爲無韋始得三數載不知此復是何韋涉之吟作百官悚然帝果憶何韋之事凜然變色曰玎是庶人宗族敢爾輕讐朕玄元祖教及凌轡釋門玎下殿俯伏待罪叩頭言臣非庶人之屬涉貴其鋗利口以解諫狂奏曰玎是闢外之人非玄貞之族類

勅賤象州百姓賜涉錢綃助造明教寺加號
明教焉二教重熙涉之力也因著立法憲論
一卷公卿間有言曰涉公是韋掾之膏肓也
涉曰此舉也矢在弦上不得不發自此京城
無不改觀言談講者以涉爲最焉晚節遭其
謫謫漢東尋屬寬宥移徒南陽龍興寺時惠

忠國師知重涉名聊款闈相謁曰納衣小僧
向前某被門徒朝要連坐于此適觀師當有
責氣可作高道國德勿同吾也乃開篋提衣
物令忠師曳妻由此襄鄧之人皆驚涉如此
懸記忠師道聲又光闌焉蓋涉望重之故也
上元二年詔忠師入供養書宗時入宮起居

勅七

朱十

太上皇乃引忠見上皇曰此人何如利涉則
知涉才業優長帝王器重復多著述大曆中
西明寺翻經沙門圓照撰涉傳成一十卷足

知言行之多也矣

唐越州焦山大曆寺神邕傳

釋神邕字道恭姓蔡氏東晉太尉謨即度江

祖十五代孫也因官居于暨陽邕生于是邑
母宣氏始娠之際率多微異袒裸中聞唱經
聲必有凝神側聽之兒卽角聰晤人年十
二肄親學道講業於法華寺俊師每覽孔釋
二典一讀能誦同輩者罕不欣慕開元二十
六年勅度牒諸暨香嚴寺名藉依法華寺玄
六年勅度牒諸暨香嚴寺名藉依法華寺玄

儼師通四分律鈔儼識其志氣謂人曰此子
數年後卒爲學者之司南矣爾其勉之儼新
出輔篇律記邕挾其膏腴窮彼術一宗學
者少能與其聯鑣方軌焉性非局促又從左
溪玄朗師習天台止觀禪門法華玄疏梵網
經等四教三觀等義祕捷載啓觀性知空爰

至五夏果精敷演吳會閒學者從之天寶中
本邑郭密之請居法樂寺西坊恢拓佛舍脣
閣摩齊半澄江影廊宇完備後乃遊問長安
居安國寺公卿藉其風宇追慕者結轍而至
方欲大闡禪律倏遇祿山兵亂東歸江湖經
歷襄陽御史中丞庾光先出鎮荆南邊留數

熱七

月時給事中寶紹中書舍人施咸鑽仰彌高俱受心要著作郎韋子春有唐之外臣也剛氣而贍學與之訶抗子春折角滿座驚服苑舍人歎曰闍梨可謂塵外摩尼論中師子時人以爲能言矣旋居故鄉法華寺殿中侍衛史皇甫曾大理評事張河金吾衛長史嚴維兵曹呂渭諸暨長丘丹校書陳允初賦詩往復盧士式爲之序引以繼支許之遊爲邑中故事邕修念之外時繙文句有集十卷皇甫曾爲序自至德迄大曆中頗受請登壇度戒起丹陽泊乎金華其閒釋子皆命爲親教師也又以縣南路通衢發其中百餘里殊無伽藍釋侶往來宴息無所邑願布法橋接憩行旅遂於焦山可以爲梵場也得邑人騎都尉陳紹欽等率羣信構淨刹一紀方乃集事焉

前吏部侍郎徐浩出佐明州以邦國聚落乃白廉使皇甫溫奏賜額曰大曆焉先是中岳道士吳筠造邪論數篇斥毀釋教毘蒙者惑之本道觀察使陳少遊請邕詒釋老二教孰爲至道乃襲出尊之攝邪見復寶珠之破魔文爰據城巒以正制狂旗鼓纔臨吳筠覆轍遂著破倒翻迷論三卷東方佛法再興寶邕之力歟末遊天台又纂地誌兩卷並附於新論矣邕厥頤豐角風韻朗拔前後顧問皆延置別榻請爲僧統以加崇揖之禮貞元四年戊辰歲十一月十四日遇疾遠教門人趺坐端相而歸寂于大曆法堂焉以十二月十四日奉靈儀於寺北原遵僧制也報齡七十九法歲五十明年冬十一月方建塔矣祕書省校書郎陸淮爲其銘上首弟子智昂靈澈進明慧照等咸靈鋒穎禪律互傳至十一年戶部員外郎丘上卿爲碑紀德焉

釋惟儼俗姓寒絳縣人也童齡慷慨俊逸羣年十七從南康寧湖陽西山惠照禪師大道士吳筠造邪論數篇斥毀釋教毘蒙者惑

丈夫當離法自淨焉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
邪遂謁石頭禪師密證心法住藥山焉一夜
明月陟彼崔嵬大笑一聲聲應澧陽東九十
許里其夜澧陽人皆聞其聲盡云是東家明
後展轉尋問迭互推尋直至藥山徒衆云昨
夜和尚山頂大笑是歟自茲振譽遐迩喧然

元和中李翱爲考功員外郎與李景儉相善
儉除諫議薦翱自代及儉獲譴翱乃坐此出
爲朗州刺史翱聞來謁儉遂成警悟又初見
儉執經卷不顧侍者白曰太守在此翱性褊
急乃倡言曰見面不似聞名儉乃呼翱應唯
曰太守何貴耳瞋目翱拱手謝之間曰何謂
道邪儉指天指淨餅曰雲在青天水在餅翱
于時暗室已明疑冰頓泮尋有偈云鍊得身
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相問無餘
說雲在青天水在餅又偈選得幽居愜野情
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
雲笑一聲初翱與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爲文

會之交自相與述古言法六藉爲文點浮華
尚理致言爲文者韓柳劉禹吏部常論仲尼
既沒諸子異端故荀孟復之楊墨之流洗然
遺落殆周隋之世王道弗興故文中子有作
應在乎諸子左右唐興房繼既云失道尚華
至有武后之弊安史之殘^{子約二三子同致}
執七朱十三

君復堯舜之道不可放清言而廢儒縱楚書
而猾夏敢有邪心歸釋氏者有渝此盟無享
人爵無永天年先聖明神是糺是殛無何翱
邂逅於儉頓了本心末由戶部尚書襄州刺
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復遇紫玉禪翁且增
明道趣著復性書上下二篇大抵謂本性明
白爲六情玷污迷而不返今牽復之猶地雷
之復見天地心矣即內教之返本還源也其
書露而且隱蓋而又彰其文則象繫中庸隱
而不援釋教其理則從真捨妄彰而乃顯自
心弗事言陳唯萌意許也韓柳覽之歎曰吾
道萎遲翱且逃矣儉陶鍊難化護法功多迴

是子之心拔山扛鼎猶或云易又相國崔羣常侍溫造相繼問道儼能開發道意以大和二年將欲歿告衆曰法堂即頽矣皆不喻旨率人以長木而枝柱之儼撫掌大笑云都未曉吾意合掌而寂春秋七十云

系曰嘗覽李文公復性二篇明佛理不引佛

書援證而徵取易禮而止可謂外柔順而內剛逆也故曰得象而忘言矣經云治世諸言皆成正法者李公有焉儼公一笑聲徹遐邇雖未勞目遠尋而易例有諸隆墀永歎遠壑必盈道感如然不知其然也

唐京師章信寺崇惠傳

釋崇惠姓章氏杭州人也禪秋之年見乎器局鷙鳥難籠出塵心切往礼徑山國一禪師爲弟子雖勤禪觀多以三密教爲恒務初於昌化千頃最峯頂結茅爲庵專誦佛頂呪數年月復誓志於潛落雲寺遁跡俄有神白惠

曰師持佛頂少結莎訶令密語不圓莎訶者成就義也今京室佛法爲外教凌轢其危若繖旒待師解救耳惠趨程西上心亦勞止擇木之故於章信寺挂錫則大曆初也三年戊申歲九月二十三日太清宮道士史華上奏請與釋宗當代名流角佛力道法勝負于時

卷七

古

朱

代宗欽尚空門異道憤其偏重故有是請也遂於東明觀壇前架刀成梯史華登蹠如常禮道焉時繼伍互相顧望推排且無敢蹠者惠聞之謁開府魚朝恩魚奏請於章信寺庭構梯橫架鋒刃若霜雪然增高百尺東明之梯極爲低下時朝廷公貴市肆居民駢足摩肩而觀此舉時惠徒跣登級下脣有如坦路曾無難色復蹈烈火手探油湯仍餐鐵葉號爲飲飼或嚼銛線聲猶晚鉛史華快懼慙惶昌化千頃最峯頂結茅爲庵專誦佛頂呪數掩袂而退時衆禪指歎嗟聲若雷響帝遣中官鞏庭玉宣慰再三優賚賜紫方袍一副馬詔授鴻臚卿號曰護國三藏移安國寺居

之自爾聲彩發越德望峻高代宗聞是國一禪師親門高足倍加鄭重焉世謂為巾子山降魔禪師是也

衆曰或謂惠公爲幻僧數通曰夫於五塵變現者曰神通若邪心變五塵事則幻也惠公持三密瑜伽護魔法助其正定羅刹焰斯何足驚乎夫何幻之有哉瑜伽諸有諸三神變矣

唐洛陽同德寺無名傳

釋無名姓高氏渤海人也祖官今西京乃爲洛陽人矣冲鴻之齡舉措卓異口不齊辛血

卷十七

十五

二日於佛光寺先食訖儼然坐化春秋七十二臘四十一年閻維獲舍利一升澤潞節度使李抱真建塔於佛光寺貞元六年庚午歲也或云名著疏解彌陀經焉

唐廬山歸宗寺智常傳

釋智常者挺拔出倫操履清約徧參知識影

若瘦鴈之出籠投師習學依隨諗同德寺及精律藏解一字以無疑聞有禪宗思千里而請法舉頭整裝開扇見路舞飛筆健思若湧泉因隨師遊方訪祖師之遺跡得會師付授心印會先語徒曰吾之付法無有名字因號無名也自此志歷四方周遊五岳羅浮廬

阜變峯魄公鑑嶺牛頭剡溪芳耶天台四明罔不詢問風格高遠神操朗澈博識者覩兒便伏辭見者發言必擇時德宗方納鮮于板尋時鮮于板明令狐璚等流南海百姓至貞元六年往遊五臺居無定所九年十二月十

李萬卷矣到郡喜與白樂天相遇因言潯陽
廬阜山水之最人物賢哲隱淪論惠遠遺迹
遂述歸宗禪師善談禪要李曰朝庭金榜早
晚有嗜菜阿師名目白日若然則未識食菜
阿師歟白彊勸遊二林意同見常耳及到歸
宗李問曰教中有言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

彌如何芥子納得須彌常曰人言博士學覽
萬卷書籍還是否耶李曰忝此虛名常曰摩
踵至頂只若干尺身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
首無言再思稱歎續有東林寺僧神建講諸
經論問觸目菩提常略提舉神建不體乃發
狀訟常示惡境界時李判區分甚開諸理常

執七十六失

有異相目耀重瞳遂將藥煙手恒磨錯不覺
目眦俱紅號赤眼歸宗矣
系曰佛理幽遠一言蔽之者玄解之言逗猛
利者藥妙疾輕之驗也

唐杭州千頃山楚南傳

釋楚南閩人也俗姓張氏爰在髫齡冥然蹠

於父母前訴志出家投開元寺曇藪師而受
訓焉當授經法目所經觀輒誦於口執巾侍
盥灑掃應對頗能謹愿迨乎冠歲乃落髮焉
詣五臺登戒就趙郡學相部律往上都學淨
名經一律一經略通宗旨則知頓機不甘爲
漸教縛遂往芙蓉山根性未發謁黃蘖山禪
師問答雖多機宜頓了倏值武宗廢教南遂
深竄林谷大中興教出遇昇平相裴公休出
撫宛陵請黃蘖出山南隨侍由此便詣姑蘇
報恩寺專行禪定足不踰闕僅二十餘載乾
符四年蘇州太守周慎嗣嚮風請住寶林院
又請居支硎山至五年昌化縣令徐正元與
紫溪成業鎭京同召住千頃慈雲院訓示禪
徒之外唯儼然在定逾月或浹旬光啓三年
前兩浙武肅王錢氏請下山供施昭宗聞其
道化賜其鹿胎衣五事別賚紫衣文德六年
二月忽雙虹貫堂室二鹿蹶然入寺法堂梁

折至五月辨衆後於禪牀垂兩足伸二臂于

執七十七

膝奄然而卒春秋七十僧臘五十六遷塔于院西隅大順二年壬子歲二月宣州孫儒冠鑲唐之封略兵士發塔見南全身不散爪髮俱長悔罪而去南公平昔著般若經品頌偈一卷被邪論一卷以枝梧異宗外敵見貴於時也

唐南叢七寶臺寺玄泰傳

釋玄泰者不知何許人也性參方正言不浪施心靜之情義而後動所居蘭若在衡山之東號七寶臺不衣藍縷時謂泰布納歟從見德山禪師豁如自通誓不立門徒逍遙求志而於詞筆筆若有神四方後進巡禮相見皆用平懷之禮嘗以衡山之陽多被山民莫徭輩斬木燒山損害滋甚泰作金山譏遠述傳播達于九重易責衡州太守禁止岳中蘭若由是得存不爲延燒泰之力也終年六十五臨逝說偈曰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炎千足萬足獨終垂一足而逝閑維收舍利祔

堅固大師塔左營小浮圖焉又爲篆骨偈讚禪祖塔銘歌頌等好事者編聚成集而行于代焉

唐京兆福壽寺玄暢傳

釋玄暢字申之俗姓陳氏宣城人也暢爰在弱齡便持異操盛則聚沙爲塔摘葉爲香年

九歲於涇邑水西寺依清遠上人教授經法年十九削髮二十歲往福州堯率戒壇受具足戒聽授律科深得宗旨新繒細縷一染色佳而往越中求聞異說仰京室西明寺有宣律師舊院多藏毗尼教迹因栖惠正律師法席自入京華漸萌頭角受京城三學大德益

廣見聞方事講談邃鐘堙厄則會昌廢敎矣時京城法侶頗甚彷徨兩街僧錄靈宴辯章同推暢爲首上表諭諫遂著歷代帝王錄奏而弗聽由是例從俗服寧弛道情龍蛇伏蟄而待時玉石同焚而莫救殆夫武皇厭代宣宗在天坏戶重開炎崗息熾暢於大中中凡

執七

十八

朱

遇誕辰入內談論即賜紫袈裟充內外臨壇
大德懿宗欽其宿德蕃錫屢臻乃奏修加懺
悔一萬五千佛名經又奏請本生心地觀經
一部八卷皆入藏暢時充追福院首領又充
懷持寺都維那尋署上座暢講律六十座度
法者數千人撰顯正記一十卷科六帖名義

圖三卷三寶五運三卷雖祖述舊聞標邇新
目義出意表文濟時須乾符中懿宗簡身上
心特賜師號曰法寶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示
滅俗齡七十九僧曆五十九弟子賜紫惠柔
大德師遂宗紹以其年四月二十五日寂于
長安邑高陽鄉小梁村四年丁酉歲尚書禮
部侍郎崔沆與暢交分殊深著碑述遺迹焉
後唐南嶽般舟道場惟勤傳

釋惟勤福州長溪人也節操精苦奉養極約
破衲擁身衣無縫續號頭陀焉初參雪峯便
探淵府乾化中入巖住報慈東藏亦號三生
藏中見法藏禪師鑑燈頓了如是慶大法界

重重帝網之門因數曰先達聖人具此不思
議智慧方便非小智之所能又識道觀中亦
設此燈往因廢教時竊移入仙塘也有遊數
才人達士留題頗多勁乃數日虛橋夏熟寧
期殖在於神都舜韶齊聞不覺頓忘於肉味
嗟其無識不完本端盜王氏之青囊以爲舊
乾七

尤

物認嶺南之孔雀以作家禽後世安知于今
區別乃作五字頌頌五章覽者知其理事相
融燈有所屬屬在乎互相涉入光影含容顯
華嚴性海主伴交光非道家之器用也楚王
馬氏奏賜紫署寶聞大師梁開平中也勤續
寶林傳蓋錄貞元已後禪門祖祖相繼源脈
者也別著南嶽高僧傳未知卷數亦一代禪
宗達士文彩可觀後終于岳中也

系曰物涉疑似難輒區分勤公誌鑑燈若遺
物重獲歸家也後之人必不敢據物歸家也
故曰前事不忘後世之元龜也

周洛京福先寺道丕傳

釋道不長安貴胄里人也唐之宗室父從晏
襄宗汾堂五院之首母許氏爲求其息常持
觀音普門品忽夢神光燭身因爾妣焉及其
誕生挺然岐嶷端雅其質屬藉諸親異而愛
之如天童子年始周畔父將命汾晉會軍至
于霍山沒王事不雖童稚聚戲終鮮笑容七

子豈無靈驗者乎儻群骨中有動轉者即我
父之遺骸也如是一心注想目未輕捨數日
間果有枯骸從骨聚中躍出競鷺丕前搖曳
良久不即擗踴抱持如復生在賚歸華陰是
夜其母夢夫歸舍明辰骨至其孝感聲譽日
高至二十七歲遇耀州牧婁繼英招不往洛
子

歲忽絕葷羶每遊精舍怡然志返遂白母往
保壽寺禮繼能法師尊爲軌範九歲善梵音
禮讚是歲襄宗幸石門隨師往迎駕十九歲
學通金剛經義便行講誦又駕還洛京長安
焚蕩遂背負其母東征華陰劉閑道作亂復
荷母入華山安止巖穴時穀麥勇貴每斗萬
錢不巡村乞食自專胎息唯供母食母問還
食未不對曰向外齋了恐傷母意至孝如此
年二十歲母曰汝父霍山亡沒戰場之地骨
曝霜露汝能收取歸墓不亦孝乎遂辭老親
往霍邑立草庵鳩工集聚白骨晝夜誦經凡
之曰古人精誠所感滴血認骨我今志爲孝

陽福先彌勒院即晉道安翻經創浴之地也
天祐三年丙寅濟陰王賜紫衣後唐莊宗署
大師曰廣智不於梁朝後主後唐莊宗明宗
凡內建香壇應制談論多居元席及晉遷都
今東京天祐三年詔入梁苑副錄左街僧事
與傅法阿闍梨昭信大師俱道兒童顏號二
菩薩是故朝貴士庶多請養生之術不精勤
不懈一佛一札佛名經法華金剛仁王上生
四經逐一字礼然其守杜多之行分衛時至
二弟子隨行開運甲辰歲爲左街僧錄雖臨
僧務日課修持相國李公濤西樞密太傅王
公朴翰林丞旨陶公穀等無不傾心歸重至

漢乾祐中謝病乞西歸未允之際屬漢室凌
夷兵火連作恣行剽掠不於廊廡之下倚壁
誦念二日紛拏一無見者時京城見聞益加
欽尚逃歸洛邑周太祖潛隱所重廣順元年
勅召爲左街僧錄不容陳讓遂赴東京居于
僧任世宗尹釐府政嫌空門繁雜欲奏沙汰
召不同議時問難交發開喻其情且曰僧之
清尚必不露於人前僧或凶頑而偏遊於世
上必恐正施薰蒸草和蘭蕙而芟方事淘澄
金逐沙泥而蕩大王儲明欲照蓄智當行爲
益皇帝邪爲檢君親邪若益君乎不令一物
失所若損親也是壞六和福田况以天下初
平瘡痍未合乞待後時搜揚未晚故老子云

朱
廿一
義七
治大國如烹小鮮慮其動則糜爛矣世宗深
然其言且從停寢及世宗登極不謂僧曰吾
皇宿昔有志汝當相警護持堅乞解歸洛陽
又立禮首楞嚴經二年果勑併毀僧寺并立
僧帳蓋限之也毀教不深乃不之力也以顯

德二年乙卯六月八日微疾十日令弟子早
營粥食云有首楞嚴菩薩衆多相迎令鳴椎
俄然而化春秋六十七僧臘四十七緇素號
哭諸寺具威儀送葬于龍門廣化寺之左立
石塔焉未終之前寺鐘無故嘶戛表刹龍首
忽焉墮墮僧澄清夢寺佛殿梁折極多異兆焉
系曰周武滅佛法隋開皇辛亥歲太府丞趙
文昌入冥見邕受對寄語文帝拔救周世宗
澄汰毀私邑勒立僧帳故說大漸招其惡報
或有入冥見之并贊成厥事者同居負處略
同周武未知是乎

論曰九重所以成深嚴七札其能捍憂患高
墉峻壘加校尉而守之犀革兕皮介將軍而
戰者君既安所臣亦建功繪釋門之外侮忽
來得法將之中權斯蔽使其大道喪而重復
玄網絕而又張我有仲由惡言不入外禦其
其數否屈指可尋法繫有爲四相以之遷贊

明雖無損一輪以之歟侵桓楚無端効莽得時而變法德與伊始欺孤餘力而責僧賴遠公之致書因朝達之抗疏只成暴政空殺人情元魏懷邪周邑尚辯晏始乃呈其讒迹道安盛奮其鋒是待秦坑能逃漢律始安二德疑其住壽應真出沒其形扶危拯溺者矣

秀也鐘其厄運憤此反常上牋若攻壘之先登爲法偶犯顏而不死復禮荅權文學難詞蔚成解判惠立斥呂奉御圖注免橫窺闈兩面俱通玄義造乎甄正一揚賈勇法明定其化胡答孔老於李華名儒慤伏挫是非於韋氏辨勢會強邕也掩徐獨記於天台儀也令

李成書於復性其或角史華之術因躡刀梯謙德宗之非乃停沙汰申荅而驚李澈作讞而占衡山破邪之論可宗鑑燈之頌歸我以前諸德超世卓然式遏冠錦開墻禦侮言其薄者則發憤忘食殊弗防其反汚其如臯原縱火蘭艾之臭同焚樹木摧風鸞鶴之巢共

覆者其惟會昌滅虛我法之謂乎從漢至唐凡經數厄鍾厄爰甚莫甚武宗焉初有道士趙歸真者授帝留年之術竊遇無比每一對揚搆毀釋氏宜盡除之蓋以歸真曾於敬宗朝出入宮掖勢若探湯及其禍纏暴弑自然事體如漸京邑諸僧競生謗謗歸真痛切心

骨何日忘之還遇武皇因縲仰昵署爲兩銜教授先生時諫官抗疏宰臣李德裕屢言歸真懼其動搖奏迎羅浮鄧元起南嶽劉玄靖入帝謂神仙坐致由是共爲掎角同毀釋門意報僧譏誚之鱗耳衆輕履草群噪驚蟄須彌縵綻因其劫盡之風有頂低摧倚其宿春

之林詎云終否當有復時大中行廢教之誅會昌非後天之老吁咄哉歸真奇祕之術今古所無何邪能寄喜怒於天子之心雖王晉安期俱弗如也爾時玄暢法寶大師也納兩銜之請操一割之刀纂輯古今搜揚經史成其別錄上其表牋逆龍鱗之手已伸探虎穴

之心且勇膏肓之疾圭刀之散何施混濁之

大宋高僧傳第十八

孰八

河銖兩之膠設解如皆畏震所謂坐看暢公

左街天壽寺通慈大師賜紫

贊寧

手拓不周山不免共工之觸折也凡今繙伍

左街相國寺講經論大德賜紫

智輪

無繼毀譏毀譏小人也及罹禍毒君子受之

同奉

亦猶城門火而池魚死也儻云周武不落於

勅撰

阿臘歸真自登於仙籍宜宗誅之已塞責矣

感通篇第六之一

正傳十五人
附見三人

是故比丘但自觀身行莫徇玄門非干已事

後魏西涼府檀特師傳一
後魏晉陽河禿師傳二

陳新羅國玄光傳三

隋江都宮法喜傳四

隋洛州欽師傳五

唐泗州普光玉寺僧伽傳六

林義慧岸

將來二教和同弗望後生學其訏直險在其

唐嵩嶽少林寺慧安傳七
唐虢州閹鄉萬迴傳八

唐齊州靈巖寺道鑒傳九

任弛張勿爲膠柱然後知時名爲大法師也

唐武陵開元寺慧昭傳十

唐岸禪師傳十一

唐會稽永欣寺後僧會傳十二

孰七

大宋高僧傳第十七